朱子文集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五)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七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諭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概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麤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畢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髣髴眞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卻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

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固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卻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卻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則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諭。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句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以循其迹。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餔歠。尤爲猥屑。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陳安卿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悟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閒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値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澹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丞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徵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

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麤。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夭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

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帀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袞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源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麤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答陳廉夫

示諭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

其長進長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卻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眞有益也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躐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己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旣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氣形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

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墜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入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尙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陳器之 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

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以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恩恩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叩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幷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衞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麤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衞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胾。餌餅脯脩。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諭。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

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眞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敢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見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惟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辨而明矣史論卻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諭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細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尙須面論。紛紛一本作紜紜。

答吳生　壯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强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至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

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陳衞道 辱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沈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眞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諭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今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而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

契.尙容反復也.

答陳衞道

示諭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卻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卻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眞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若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顚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顚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塡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眞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眞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旣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卻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概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撥.自然不入心來

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卻見諭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輥念過。便只領略得儱侗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必。恐當作畢。

答周南仲

承諭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卻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許生中應

去歲辭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阨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

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諭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端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

答曾無疑

所論爲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

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旨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

答林叔恭

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胡季隨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纔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卻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泛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卻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卻是三四十年。身所親歷。今日纔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諭。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纔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卻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答劉子澄

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

鬧也。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爲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爲。則冗然一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名爲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畀之手書。辭高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爲謙屈以至於此也。既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倦。雖蔬食菜羹相與共之。略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眞若有取於熹者。顧樸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爲慙率意妄言。間亦自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陳布。莫究所懷。

與汪尙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尙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闥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尙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偸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眞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

寒之術。遂以爲眞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置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偸薄浮華爲眞足尙。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奬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卽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埽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己也。有劉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尙勉之哉。

答薛士龍季宣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己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迹田里而執事名問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深膺睿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治深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幷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竊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悵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嬾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爲彫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他非所敢望

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歷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尙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答劉季章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諭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卻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疏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

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閒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修。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修之益也。熹衰病益深。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幷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疏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密爲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本。爲尙有不敢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哉。示諭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憒。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爲耳。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款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幷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旣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然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眞有德之言也。

答鄭仲禮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

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答程正思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卻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概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卻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眞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暝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概。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乃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眞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卻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

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工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揑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斡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工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褒一貶之雜也。

答林叔和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册。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詹元善

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

答朱魯叔

劉守請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詹兼善

示諭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敍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概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呂士瞻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値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工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韛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

答方道耕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淩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大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具悉但泛說尙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

答呂子約

諭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卻恐有害清明和樂

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潘文叔

所諭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入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眞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滕德粹

熹冬來卻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切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黃直卿

示諭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卻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錄去可更詳之

答劉平甫珪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閒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鈔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

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游。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以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卽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嘗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闊。事有不可勝慮者。不惟惰游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過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熹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丈亦以爲兄至此渠穴甚不得款語然卻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閒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憒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閒言語也廣

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游談之助爲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麤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敝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秏。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衰宂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卽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尙賴尊兄未卽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諭勤勤若眞以其言爲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概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麤。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

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尙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冗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呂進伯、張思叔爲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修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幷俟他日。淵源錄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懇誠之氣。他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幷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示諭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觀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膚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

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來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頑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卻行也必矣。自此予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卻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大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他答問反復。及他記序等文尙多。以俟修行速。不能鈔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迂夫到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熸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末

略載諸葛瞻及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卻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蚤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卻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答何叔京

示諭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卻望指摘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媮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疏脫處都不蒙一棓擊何耶前日伯修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

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論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徵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鈔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卻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使恐有浮沈。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憒憒。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得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諸葛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他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汩汩。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昔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尙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旦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圭人未知窒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不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員充位而已。其姦險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他未易以言。既也。北虜責歸降甚急。予之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釁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爲之媿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閒里麤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復爲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

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諭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偷兒入室。夜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爲是也。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諭。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少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分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胡季履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歉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騖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卻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汪長孺

示諭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卻只見得欠闕，始是眞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殆有進步處耳。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卻，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

目。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卻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己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思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累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嬾廢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諭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學問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幷幸諭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

處而胸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稾。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誤人。甚不便。可爲焚之。

答王近思

到此悤悤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略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答馮作肅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

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董叔重

所諭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傅誠子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爲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箇書讀。換卻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埽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余國秀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

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册。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答余國秀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與晏亞夫 凋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爲況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惟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晏亞夫

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爲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爲況定何如。德門尊少

計各平安。家居爲學所進復如何也。熹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强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妄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僞學汙染。今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確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惟以慨歎耳。

與晏亞夫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爲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爲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昌包君粥書之行。附此奉問。別後爲學功第。所得所疑。可因其還。一二報及。渠說欲求其醫書。必能自言曲折。幸略爲訪問也。去年度周卿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

答葉仁父

他諭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

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惟其一二或以貧尤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尙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諭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諭雖若小異於□以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孫敬甫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履佳慶所諭爲學本末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蠭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復俟報章今遇此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時自愛

朱子文集卷之八

與留相公書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幷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悃款罄竭亡餘不敢重凟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詩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非閒人所敢干預第因下諭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得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洒不唯直既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

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與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思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鑷諭至於勤縟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眞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幷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歷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

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誡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少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豫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謹并匄原恕自餘惟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慈重茵列鼎之衞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相公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嬾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

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已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麤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叅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卽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可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汗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

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答汪尚書書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卽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卬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葬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眞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粲蒙敦讐。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

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答汪尚書書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潺。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讒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棄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

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踽踽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尙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尙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此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顚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卽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修業。爲主眷人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與陳丞相書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鄙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戇樸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卽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願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默。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卽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南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戇樸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薰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命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

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獲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趙尙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惟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抶正若其他間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搉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疏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尙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

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幷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盧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惟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楚梁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己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游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惕無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諭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擾民爲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洩此意若過劍禍得左右在彼面議爲幸或出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

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疏。又多時不出。意思疏嬾。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爲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算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日饑荒。卻思此來無討處也。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能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嬾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腳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此閒漢。在山裏喫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恨。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諭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報。可

踧踖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句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麤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妙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卽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所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恩恩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也。

答呂伯恭別紙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

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諭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卻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卻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眞難得耳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涼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敍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爲卻回仍別爲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惟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旦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卻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病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爲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爲終身之恨而其爲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

爲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得宮觀如舊。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如。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徵詞諷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迹。使不至疏脫。深有望於高明也。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日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齋如何耳。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

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夫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履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

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眞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疏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叅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尙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竊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流波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旣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號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

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閒者議臣乃復抉摭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幷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尙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矣顧疏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疏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答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諭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

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偪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卽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諭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飾問。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悱。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惟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卽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

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卻眼前諸人卽此事無分付處矣

答陳師德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鄭子上可學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幷答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卻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歲暮或春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耳

答杜叔高

示諭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卻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諭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卻反爲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腳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少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爲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答胡季隨

所諭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諭。其言欲以洒落爲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則又析爲兩段。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爲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粲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是乃徒爲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爲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卽便終身不能得洒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洒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眞實洒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洒落底功效。判著且看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洒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個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樂記知言之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汙。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放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答沈叔晦

示諭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諭媕惰。何以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踰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諭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使自可以見眞是之所在。向後所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答汪子卿

一別叅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

反覆。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達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尙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達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麤淺。於義理之精

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於知丞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處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遞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願以鄙樸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趑趄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間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

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游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寘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疏。又不敢率然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於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貺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騖。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愧。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他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顏盡歡。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眞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擩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處。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朱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也。

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諭。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

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則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

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爲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卽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卻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諭

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名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爲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爲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爲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矣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

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礙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尙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卻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幷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

爲何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云。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用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卽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

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尙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敎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卻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卻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幷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江東張憲啓

頃奉誤恩特令試郡屢陳危悃未許投閒懼留命以干誅已踧辰而就道伏念熹器非適用才不逮人粵自壯年薦罹災患暨茲晩景益就衰頹逝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於仕進屬九重之過聽恥一士之遐遺曲賜甄收載加漸祓遂從祠館畀以郡章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沼但知深入之安而況恩旣厚則其責爲甚深力不能則難勢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卒無幸於矜從興病以來彊顏特甚近瞻斧繡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布宣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激濁揚淸吏咸思於稱職持平履正人自以爲不冤矧是衰遲獲依庇賢載尋曩昔幸際光儀斂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敎殆有以深慰積年之思春令向深嘉生感遂奠茂經於福履以前對於龍光頌願惟深敷宣莫旣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畀郡符。忽自天而疏寵。慄難回於上命。耿莫遂於初心。以數年衰朽之餘。任千里撫摩之寄。雖加强勉。尤切淩兢。伏念熹林壑閑踈。布韋故習。少而慕古。師出處於前修。介不通今。恥浮沈於流俗。曩荷聖神之眷屢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蓋圖報上。知難則止。匪欲爲高。既疾疚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便田廬之偃伏。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爲貧而猶仕。投閒置散。或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侯藩之假守。意昔時之游宦。固常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尚可從容於道院。然比年之非舊。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既促而費用寖浮。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恐非臥治之能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振朝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沄臻膏澤之流。每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於疏遫。肆如枯朽。誤玷承宣。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慚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何俟於終更。悃愊之私。剡摩罔既。

謝政府啓　漳州解罷得祠

迫憂患以求閒。方陳危懇。即便安而誤寵。幷沐殊私。弗遂懇辭。迄成忝冒。伏念熹學惟信己。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自甘於淪棄。病侵遲暮。久莫奉於馳驅。比叨民社之臨。猶冀桑榆之效。屬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隳。詎飽飫旬時。已積簡書之畏。顧瞻疇昔。未忘香火之修。仰洪造之不違。服明恩而已厚。敢意便蕃之錫。更陞論讌之華。顧壽皇特達之深知。昔幸容其遜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軫於眷懷。惟拜賜之無名。屢騰章而自列。重煩睿旨。曲借寵光。仰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憐末路。知仰報之難圖。祇命以還。措

躬無所茲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熙天緎獨運化鈞樞使相公力扶皇極獨運鴻樞參政同知相公夙推衆望久贊化鈞欲儲材於巧鈍之餘適垂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熹敢不思稱榮名勉終素業考諸前聖倘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裨於大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讋之威今聖上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殷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軺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顯績茲久眞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閒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煖席熹苟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斧繡之來嘗致鼎裀之問尙煩縟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重況一本疑亦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回謝解元啓

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牋披味以還感藏難諭解元先輩學高庠序行著州閭疇昔旦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顧輿議之弗平宜壯圖之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聞辭遜之心旋觀三揖之彌文蓋敦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之端諒考聖言益恢賢業捄洙泗斷斷之弊尙及此時致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與長子受之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

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擬附錄數條亦略要見脈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惟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竇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辨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

不當一概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用力處吾輩觀此眞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楊子順

所諭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閒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卽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鐘磬有特懸者有扁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音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扁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八音之間而不相淩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

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卽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然。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猶恐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麤疏。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略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李巽卿

所諭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卻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閒計度也。

答黃令裕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己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答程次卿

示諭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諭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楊宋卿

前辱束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叅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悤悤。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麤。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并以爲謝。

答許順之

示諭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處。得公如此琢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

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奈何熹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卽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麤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眞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何如卻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淸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爲當然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熱遂輟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卻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此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憒憒人深爲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巳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爲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

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以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眞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爲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爲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版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間事緒牽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閒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爲撓地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二書偶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閤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修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修之功略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蠭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己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煩爲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耳。

答李敬子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詩。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答李敬子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與禮樂。欲強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大概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答李繼善

中間葬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考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策。苟能勵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聞更欲結茅山巔。巖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籙。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屏去。乃爲有下手處。又不知眞能辦此否耳。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

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斁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者。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李近古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小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答吳伯起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

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呂紹先

承諭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惟當益堅所守。庶不墮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諭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惟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纍。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